

沙場二十年

喻耀離

革命家庭黃埔新血

我出生於一個革命家庭，當我於民前十年（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年）出生時，正是國父孫先生鼓吹革命極盛時期，國內外青年開風景從，到處興起革命運動熱潮。先祖北垣公，早歲參加革命，祕密吸收黨員，籌措糧餉，接濟革命運



本文作者喻耀離將軍黃埔軍校第五期入伍時的照相。

動。當時入黨手續簡單，經黨員一人介紹，填具申請志願書表各一份，宣誓後，即可填發黨證，以手模代照片。民國肇建，曾代表本縣（江西萬載）出席全省代表大會，選舉省議員。先父禹範公，曾與同學楊日光、楊中流、李樹勳等，參加萍（鄉）瀏（陽）醴（陵）起義之役，因事機不密，頓遭失敗，死傷百餘人。先君在樓上開會，

聞變，由後窗垂繩索逃脫，兩手肉綻骨現，血流如注，抗戰勝利後，被選選為萬載縣第一屆臨時參議會參議員。

我從小耳濡目染，經常浸潤於革命薰陶裏，早就發生革命興趣。再經旅遊外地，目擊軍閥之專橫，帝國主義者之欺凌，更加深革命思潮；但苦無參與機會，只好埋藏於心坎深處，候機行動。

舊制中學畢業後，再就讀於三元書院，由清末拔貢喻遼庵先生主持；攻經史，習詩詞，論時務。閱申報，時有刊登

廣東革命消息，復得黃埔軍校一期同學盧志模、三期同學盧建文，分別來函告知軍校招生情形，乃喜出望外，決心投筆從戎，遠赴百粵，參加革命陣營。

民國十四年七月間，適逢盧家洲一年一度當大墟，又稱提集，為時一個月。附近百里內的居民，咸集此交易，在墟場上，得晤宋克模、盧徽、宋國華、喻葆成、李正清等人，當即向彼等談起軍校招生情形，彼等均同意前往。乃約定起行日期，步行四日半，到達南昌，寓解家廠永記學社，該學社住有各縣各校學生。從談話中，得知他們對於黃埔軍校招生情形，較吾人瞭解更多，並且知道黎明中學內，設有祕密省黨部；如得省黨部保薦，當更便利。翌日，我即晉見本縣革命元老巢寒青先生，（巢先生曾任大元帥府祕書，光復後，當選江西第一屆省議員。）向其說明來意，頗獲讚許，即為我致函省黨部，推介我入黨，保薦投考軍校；另函招生委員會楊翹新先生，予我照顧。如此垂愛後進，至今銘感。

大概是七月廿日以後，正準備登程；得晤吳隆漢、王彥生二兄。他們也是去滬投考軍校，相見甚歡，決定結伴而行，詎知好事多磨，吳等隨

款未到，我又爲換銀票，就誤時刻，未能趕上火車，（南潯車每日對開一次）不得已延遲二日，始克與吳等同行。抵滬之日，向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招生處投文報名。此處爲先總理孫先生生前寓所，在報名處查明宋等住址，即往連絡。當時黃埔軍校在各地區招生，都是採秘密方式。各地保存來滬報考者，分批舉行，這次考場設在上海大學，大約有三四百人。但因事機不密，尚未終場，竟被淞滬警備司令部派兵驅散，並逮捕數十人；我與宋國華，也在被捕之列。監禁兩日，開庭審訊。被痛加斥責後，無條件開釋。因爲遭受無辜的「牢獄之災」，更堅定我參加革命的意志。

經過個別談話後，不數日，即接到錄取通知書，大家興高采烈，手舞足蹈，忘其所以然。持通知書依時前往領取川資，指定乘招商局海鹽輪，每人發給旅費十五元；除船票四元，尚餘十一元零用。

八月初，輪抵廣州黃埔碼頭，見軍校四週，室內室外，張貼各種標語——「打倒帝國主義，打倒軍閥，打倒貪官污吏，廢除不平等條約」等，耳目一新，不勝驚奇之感。

入伍訓練嚴格緊張

在輪上與乘客閒談時，方知大多數都是各方考送的新生，此輪等於軍校學生專輪。登岸後排隊點名，翌日舉行復試，不及格者編入憲警班。我等八人編爲一連，正式番號爲「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入伍生部第四期入伍生第一團第三營第九連」，連長爲方天，（方已來台，現任國大代表，爲我入伍時唯一啓蒙老師。）編隊後，移駐大石頭會家祠；從此「生活軍事化」、「行動紀律化」。一切行動，都要迅速確實，整齊劃一，以服從爲天職，以命令爲依歸，起居飲食，定時定量。入伍期間不准請假，三個月內沒有星期日。三個月後，遇星期或國定假日，僅放半天。因爲要整理內務，經層級檢查後才宣佈放假，時已十一、二時了。乘坐校輪赴廣州，下午五時前，必須搭校輪返校。

開訓後，早晚必須點名，值星官、連長必須訓話，宣示上級命令，檢討一日來的缺點。吃飯六人一席，每月發毫洋十二元，伙食費每月六元，尚可分點伙食尾數，以供零用。每日三餐，必須整隊入飯堂，用畢後仍須聽令解散，方可離坐；否則就要受到處分。所以如此者，要養成齊一步調的習慣。還記得最初換上草綠色軍服時，心情緊張興奮，莫可名狀；彼此互相窺視，好笑又復好奇。我編爲第四班班長，要負責照顧全班同學、傳達命令、領發物品、巡哨帶班，責任重大。每人發針線包一個，符號一枚，正面書寫番號姓名，後面印有四句口號，「不怕死、不貪財、愛國家、愛百姓」，釘好符號後，值星官周嘉賓訓話，大意說：軍人是以服從爲天職，尤其是革命軍。譬如說——這邊有條溝，那邊有個小山坡，你們不可越過，我的話就是命令，你們就得服從；否則要受嚴重處罰。初聆此訓詞時，深覺蠻橫不講理。但經過每週各種小組討論會，以及上了典範令課程，暨各級長官每日訓示後，方知軍中重紀

律、貴服從。要養成一心一德的習性，方能在槍林彈雨中，衝鋒陷陣，斬將擄旗，克敵致果。

在入伍期間，除加強軍事教育、政治課程外，尚須擔任實際警備勤務；及東江、石龍、虎門、魚珠等地守備任務。在夜深人靜、海風颼颼、寒氣襲人情況下；年輕氣壯，一本革命精神，若無其事。入伍一個月以後，校長 蔣中正，才由東江凱旋而還。本校全體師生，在碼頭列隊恭迎，軍樂大作，砲聲隆隆。一個初出茅廬的中學生，見此浩大嚴肅的場面，不勝敬畏之至。校長行裝甫卸，即於當晚七時，召集駐在附近的新生訓話；由此足徵他對學生的特別重視。訓話大意：「革命事業，是一種非常事業，當一個革命軍人，要有吃苦耐勞的精神、犧牲奮鬥的決心，有進無退的勇氣，救人救世的志願……」等到點名時，我才看清校長的眞面目，兩眼炯炯有神，嚴肅中而帶慈祥，令人由衷敬服。後來，又個別傳見。

入伍訓練期滿，我突發生腳氣病與疝氣症，住院治療，腳氣稍愈後，接着疝氣開刀。當時對開刀心生恐懼，但如不接受開刀，必須退學。無可如何，祇有聽之。回憶當時給我開刀的，是留德女醫師。抬進開刀房時，一切準備工作，都是女護士行之。粵地開風氣之先，我這個鄉下佬，又害怕又害羞。全身麻痺後，毫無所覺；清醒時，已經回到病房。榻前坐着一妙齡白衣少女，寸步未離，細心照料，給我不少安慰。正在此際，接到學校通知，定期舉行升學考試。我因爲病體未癒，無法參加，徒呼奈何。出院後要求補考，

不准，被編為第五期入伍生兵營。入伍生本來不分科別，因為北伐需要，故分工、砲、政治三科，開駐沙河，加緊專業訓練，準備隨軍北伐。

以學生軍參加北伐

民國十五年六月，中國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中全會，討論北伐案，爭辯甚烈。以敵我兵力衡量，我軍僅約十萬之衆；敵軍合孫傳芳、吳佩孚、張作霖有一百萬人。兵力懸殊，以常理論，難於取勝。蔣公認為敵軍人數雖多，都是烏合之衆，不堪一擊，我軍士氣旺盛，一以當十，定可以少勝多。況且人心歸附，萬衆一心，不難打倒軍閥，統一全國，完成總理遺志。結果，通過接受總理遺教，迅行北伐案，任命蔣公中正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，七月九日舉行就職典禮，同時誓師北伐。同月廿七日揮師北上，八月十八日蔣總司令蒞臨長沙，各路軍均已到達準備位置，即日下達總攻擊令。軍行所至，秋毫無犯，人民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，軍威大振，敵人聞風披靡，各路捷報頻傳。

隨軍北伐的入伍生，除本營外，尚有砲兵團、政治大隊一個中隊，通稱為學生軍，隨總司令部行動，受蔣總司令直接指揮。本營營長為廖士翹，日本士官生，所擔任的任務，為拱衛蔣總司令，協助友軍作戰，必要時担任督戰工作。本營為工兵，包括築城、架橋、通訊、爆破、坑道，為主要任務。行軍時走在前頭，逢山開路，逢水搭橋；轉進時，留在後面破壞交通，阻敵前進。出發時，由火車運抵曲江後，即開始徒步行軍。時值溽暑，每人身負軍毯、衣衫、書籍，三天軍

糧、步槍、十字鎗、圓鋸、子彈二百發。（至於架橋爆破通訊笨重器材，僱夫運輸，當時還沒有公路、沒有汽車，全靠人力輸送。每日行軍六七十里。我們的口號是「不拉民伕、不住民房」，野餐露宿。可見當時革命軍人的生活是如何的純正愛民。因此，軍行所至，民衆夾道歡迎，自動殺豬宰牛，以資慰勞。我們得到民衆如此愛護，一天辛勞，全拋棄於九霄雲外。記不清由曲江到株州走了多少時日。到株州後，乘坐火車，進駐長沙，休息數日，仍隨總司令部前進。敵軍吳佩孚部，撤出長沙後，在岳陽賀勝橋、汀泗橋，處處設防，阻我軍前進。至汀泗橋，敵人藉湘江之險，構築堅固工事，破壞鐵橋，頑強抵抗，欲作困獸鬥，戰鬥至為激烈。我工兵營第一次參加戰鬥序列，協助友軍，於敵前槍砲火力下，冒險架橋；使我陸軍順利強渡湘江，追擊前進，又迅速協助鐵路局，修復鐵路橋樑，即日通車。是時總司令在車上辦公，隨戰鬥的進展，節節前進。經此次激烈戰鬥後，我同學傷亡數十人。汀泗橋克復後，敵人退入武昌，計有陳嘉佑、劉玉春兩師殘部，另砲兵一個團，閉城據守待援。詎知漢口漢陽，很快的為我軍次第收復；敵南下援軍，也為我截擊聚殲；我砲兵團又不斷向城內軍事目標轟擊。敵軍處此孤城困守，彈盡援絕，糧食不繼的劣勢情況下，軍心動搖，民心惶惶，不可終日。

從爬城戰到坑道戰

我攻城總指揮為鄧演達，副總指揮廖士翹。鄧欲求速效，下令各部組敢死隊，分區用竹梯強

行攀登；本連亦挑選六十名，我仍任班長，準備就緒，候命行動。突奉總司令命，為免強行登城的較大犧牲，改用坑道爆破。我營分配在寶陽門區，距城五百公尺處，藉民房掩護，開始施工，穿過護城河底。是時既無精確的測量儀器，又乏機械作業，全憑萬能雙手，日夜輪班工作，挖坑運土，不眠不休，胼手胝足，卒如限完成。回想其艱苦歷程，實有無窮盡的感慨。

各坑道完成，經測定點線，安裝炸藥，遵命同時引爆，一時天崩地裂，聲震雲霄，各友軍乘勢蜂湧登城，先打開各城門，讓我大軍進入。當我軍登上城牆時，城內遍懸白旗，敵軍毫未抵抗，被我俘虜官兵壹萬餘人，器械無算。目擊城內淒慘之狀，不忍卒視，武昌收復，三鎮已入我軍掌握中，武漢各界熱烈歡迎國民革命軍，時為十月十日，與辛亥起義，先後輝映，傳為佳話。

正當我軍攻克武昌之時，廣東戰場，却也得有一場關係北伐成敗的決定性大勝；那就是由何應欽將軍所指揮的「松口之役」。

北伐軍由湖南向湖北的吳佩孚主力進攻時，對東方的孫傳芳部，分兩路警戒；一路由湘贛邊區向江西警戒，以第二軍譚延闓，第三軍朱培德部為主力；一路由廣東的潮、梅，向福建警戒，以何應欽統率的第一軍部份部隊為主力。

北伐軍汀泗橋大勝後圍攻武昌，一面即對來自江西企圖解救武昌之圍的孫傳芳軍，發動攻勢，九月間，相持於南潯路。

孫傳芳為了贏取江西方面的勝利，乃下令福建的周蔭人部，襲攻潮、梅，企圖由東江直取廣

州，威脅我軍根本之地。當時，周部係七萬人，我軍祇一萬人；武器裝備，也是周軍爲優。

何將軍得到周軍即將來犯的情報，呈准蔣總司令，決定先發制人，對周軍發動一次以寡擊衆的奇襲迂迴戰。一面在松口作戰正面對敵軍伴攻，一面以主力部隊迂迴敵後，於十月十日拂曉，猛攻周軍總部所在地永定，策動敵軍曹萬順、杜起雲兩旅反正，由於此種戰法，果敢奇襲，完全出敵意表；故能一舉擊中強敵要害，周蔭人倉卒逃走。何將軍再指揮部隊，由永定南下夾擊松口之敵，獲得全勝。周軍從此瓦解，再無抗拒之力。

當時，蔣總司令駐節江西高安，得捷訊，即升何將軍爲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總指揮；令其乘勢肅清閩、浙，進兵滬、寧，與由江西東進之師會師。

我們在武昌，經過一次辛苦戰役，稍事整理休息，不及旬日；又奉命經湘入贛，繞道贛西北，徒步向南潯鐵路推進。是時牛行車站戰事甚爲激烈，當面之敵，爲孫傳芳部的主力部隊，極爲頑強；總司令令我營派兵一連往牛行督戰，另派兵一連分至涂家埠德安之線，破壞鐵路；我軍見學生軍到達，士氣大振，奮勇向前，遂一戰獲勝，殲敵數千攻克牛行。敵軍敗退的殘餘部隊在德安雖然仍作困獸鬥，可是後援已斷，無法持久，結果全部被俘，我軍乃得順利克九江，收復日租界。敵軍驚聞南潯慘敗，九江喪失，急向贛東撤退；又爲我南下部隊迎頭截擊，損失慘重，向浙江杭州逃竄，潰不成軍。江西全省大定，總司令蔣公移節南昌，受到南昌民衆盛大而熱烈的歡迎（見第三頁圖照）。

升學武昌反共坐牢

何敬公所統率的東路軍很快的肅清閩浙，自江西東進，由白崇禧統率的江右軍會攻京滬，自民國十六年三月廿三日光復南京，東南各省底定。國民政府也由粵暫遷武漢辦公，軍校也在武昌設分校。我學生軍，奉命赴武昌升學。於十五年十二月間起行，改編爲軍校第五期學生工兵大隊；另招考第六期入伍生兩個大隊一個女生中隊，自十六年一月起，接受正式軍政教育。詎知好事多磨，正當蔣總司令由南昌起程赴上海轉南京時，鮑羅廷受俄方指使，欲奪取國民黨政權，於是，挾持中央在武漢人員，策動反蔣運動。藉三月廿九日，紀念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大會之日，唆使各級工人代表登台演說，竟公開信口謾罵，高喊「打倒新式軍閥」，及一些不堪入耳的反動口號。我們身爲國民黨忠實黨員，蔣校長忠實信徒，聆此反動言論，氣憤填膺，無法忍受，自不容任由反動份子、信口雌黃，誣蔑神聖的校長。於是，一人叫打，衆人響應。性激之人搶上講演台，毆打反動份子；將其用綁腿捆綁帶校，設在漢口血花世界的會場，一時秩序大亂。本校學生參加者千餘人，報告分校代理教育長鄧演達請他主持公道，不料，鄧演達同情反動分子，將激於義憤的學生，申誡一頓。並暗示將要查明肇事者，予以嚴辦。我也是登台毆打反動份子的一人，眼見情勢嚴重，不能坐以待捕。立刻提高警覺，偕同盧嶽、宋國華三人，逃出校門，偷渡漢口，易服乘外輪東下，向南京軍校同學會，報告武漢事變真相，及其發展情形，住招待所候命。自此陸續逃

離武漢來京者，大有其人，據聞彭孟緝、劉覺乙等十餘人，未能逃出，即被拘捕監禁；至清黨後才獲釋放。

共黨利用本黨的「聯俄容共」政策，藉本黨的掩護，實行禍國殃民勾當。我中央忍無可忍，乃於同年四月十二日下令清黨。凡潛伏本黨內的共黨份子，一律予以清除。並於同月十八日宣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使全國國民，知所趨向。蔣總司令爲促進寧漢團結合作，甘願犧牲自己，於八月十三日，向中央辭卸總司令職，十四夜離京，轉往漢口，並發表宣言。

十六年八月十五日，爲我軍校第五期在南京舉行畢業典禮之日；連同由粵開來的各科隊暨武漢陸續來京者，共二千四百餘人。當典禮開始時，未見校長 蔣公蒞臨主持，大家頗爲懷疑。代理國府主席李烈鈞先生，即席訓話，首稱蔣校長因要公離京，要本人代爲主持，再說了幾句勉勵的話，即告結束；一切其他活動，均告取消。事後閱報方知蔣公辭職。讀其宣言，盼寧漢合作，貫徹北伐大計，以完成先總理志願，語重心長，令人感激涕零。

龍潭血戰入軍官團

孫傳芳失敗後，在津浦線京徐段，收集殘部，加以整理伺機蠢動，以作捲土重來之計，聞知蔣總司令下野，中樞主持無人，認爲機會難再。乃即於八月廿左右傾巢南犯，總兵力達七萬人，于廿五日夜，分三路由望江亭、划子口、大河口等處渡江，向龍潭等地進犯，準備向南京推進，情勢危急萬分。何應欽常委（蔣公辭職後，軍事

由何應欽、李宗仁、白崇禧三軍事委員負責，何為常務委員。聞報後，急調京畿附近的一、七兩軍部隊，兼程馳援，迎頭堵擊。我五期同學畢業後，適逢其會，被分發到各軍師見習。報到後，即開赴前線，担任正副排長。初生之犢不畏虎，衝鋒阻擊，直往無前。我被分發陸軍十四師馮軼斐部，報到之日，即參加戰鬥序列，因入伍時曾參加戰陣多次，所以尚能沉着應付，率領士兵，發揮以一當十的革命精神。鏖戰七晝夜，生活於槍林彈雨之中，尸橫遍野，血流成渠，不忍卒視，固然我軍傷亡甚重，但畢竟將於八月卅日來犯的頑敵，大部殲滅，俘獲無算。孫傳芳經此慘敗後，即銷聲匿跡，永無復起之日。事後調查，我五期同學傷亡竟達五百餘人之多，可稱壯烈。

民國十七年一月九日，蔣公應全國軍民要求，俯順民情，宣佈恢復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務，繼續領導北伐。並創辦國民革命軍軍官團，兼任

團長，招訓各期畢業生，予以深造，充實幹部力量。所授課程與陸軍大學相同。我幸而考取，接受高等教育，在我軍官團受訓期間，革命軍繼續北伐，軍次濟南時，發生五三慘案。日軍用盡心機，阻撓我軍北進，蔣公盡最大的忍耐，揮軍繞道北上，卒於同年六月克北京；隨即起節北上謁靈，以慰先總理於九泉。為策總司令的安全，總部特在軍官團挑選一營，第六期學生總隊挑選兩營，組成總司令部警衛團，我亦被選之列，隨節北上。因濟南事件尚未解決，日軍仍然盤據不退；乃由津浦經臨海轉京漢路而達北京。所經之處，沿途萬民瞻仰；抵京之日，萬人空巷，夾道歡迎，莫不翹首欲一瞻蔣公豐儀。中外記者百餘人，跟隨於前後左右，爭攝歷史鏡頭。此種場面，誠我國前所未有的盛況，由此足徵民心的歸向。中外報刊也甚贊革命軍軍容整肅、紀律嚴明。蔣總司令駐節西直門外香山寺，（即先總理停靈之處）；我營駐頤和園，（清慈禧太后曾居住之所），畫棟彫梁，古色古香，有雄偉殿宇，有萬壽山昆明湖景色，有樓台亭閣，點綴其間，極盡豪華。我們初抵故都，只見街道寬敞而清潔，民衆和藹而有禮貌。旋經當局安排參觀名勝古蹟，如故宮博物院、萬牲園、東南海懷仁堂，天壇地壇；莫不建築壯麗如入畫園。加以居庸關，八達嶺的險峻，萬里長城險要的雄偉，明十三陵的氣勢，耳聞目及，覺得北地風光，不勝新奇開闊。

追剿共匪于役華北

民國十八年一月自軍官團畢業後，被分發陸軍第十三師夏斗寅部。我報到時，該部駐皖北壽縣，散匪出沒之所，因我係工兵科，乃派往工兵營。初以副官名義，在營服務；嗣成立軍士排，以副營長任排長，我任教官。該師連長以下，都是行伍出身。分派各連長課程，等於我一人包辦。住宿軍士排，兼任管理工作。營長夏氣清，看我任事負責認真，主動津貼我伙食。十八年二月間，唐生智在鄭州叛變，本師奉命星夜馳往討伐，營長派我任前站，率領各連前站人先行；指定營部必須靠近萬耀煌旅部。到達鄂屬麻城，本營暫留此清剿散匪。未幾開赴前線駐馬店。時值嚴冬，冰天雪地，掃除積雪，構築工事。因為大雪紛飛，道路為雪所蓋，高低土坑不知，工作至為艱苦。是時，我奉派第一連任排長，在此情勢之下奮力而為，卒能克復不利天候地形，完成迎戰準備，未幾被唐生智假借列名通電反對中央的各師師長，次第通電否認列名，並表示服從中央，聽命討逆。自此戰事轉危為安，再經過中央軍



民國十八年首都慶祝北伐勝利週年大會 蔣總司令介公致詞時留影。

反攻，以及唐部部份部隊起義反正，戰事迅告收平，唐生智徹底失敗。

民國十九年春，調教導第三師任連長。團長張雪中師長錢大鈞，係新成立的部隊，駐武昌；



民國十九年冬國軍在湖南剿共勝利收復長沙，蔣公蒞臨巡視時留影。

參加豫魯討伐馮玉祥、閻錫山之役。在蘭封下車，攻擊前進，強渡汶河。閻部一營，據守北岸小白山。我連與第五連，由副營長率領，夜襲該山，由於我軍士氣旺盛，人抱必死之心；同時，行動密匿得宜，完全出敵意表；故能一鼓而克復該山，再創以寡擊衆，強攻必克的戰例。隨即繼續攻擊前進，一鼓收復濟南。

休息三天，奉命返防。濟南街道整潔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，風光佳美，不愧爲華北名城。返防後，積極整頓，派人赴湖南江西募兵補充。不數月，又奉命進剿湖南葉挺孔荷統共匪，當時匪已佔領岳陽，有進逼武漢之勢。武漢成立剿匪總部，由何敬公主持，十一月間我師奉命向湖南進發，另有兵艦兩艘，溯江而上，與陸軍齊頭並進，確取連絡。我軍到達岳陽，向匪進攻，激戰一晝夜，匪不支，即分向長沙、湘東南、江西邊界急速撤退。我軍亦以日行一百廿里的速度，追擊前進。兵艦海軍先行登陸長沙，我軍亦隨後趕到；匪已化整爲零，分途逃竄。我連奉命駐守九宮山。山有二千餘公尺高，在湘鄂贛三省交界之處，營部駐湘屬的山腰。時值冬令，棉衣尚未領到，寒風凜冽，雨雪交加，冒着風雪，站崗放哨，必須提高警覺；否則有被共匪以大吃小之虞。身任主管者，隨時都提心吊胆，夜不成眠。

槍林彈雨三次負傷

民國十九年二月初，奉命回防，改編

爲陸軍第十四師，本團爲八十一團；由十八軍軍長陳誠將軍兼任師長，周至柔副之，方天爲團長。方爲我入伍時的啓蒙老師，現在又重作我長官。改編完畢，力事補充整訓。三月間開赴江西剿匪，由陳誠軍長任總指揮，分向井崗山匪巢進發。本師由臨川輕裝出發，追擊前進，專找匪軍主力，經南城、南豐、泰和、吉安、而達永新。無如共匪狡詐異常，此剿彼竄，化整爲零。一經接觸，稍事抵抗；又分途逃之夭夭。我軍四處攔截，均爲免脫。進攻至井崗山，均未見匪踪，匪已轉移瑞金爲其巢穴。瑞金爲閩粵交界處，補給方便，攻防兩宜。所以匪據此以爲核心。後來，在蔣公「三分軍事，七分政治」的政略下，一面實施碉堡戰術，重困匪軍，一面以主力部隊，逐次縮小包圍，迫其決戰，我十四師曾在黃獅渡附近俘獲赤匪及勝利品槍械甚多。最後卒將赤匪徹底擊潰，迫其流竄陝北。

自黃埔入伍至抗戰勝利，二十年間，身爲下級幹部。行軍時充任尖兵，走在部隊前頭；作戰時，置身第一線，在槍林彈雨中，出生入死，不知凡幾。雖負傷三次，仍保有殘軀。渡海來台，追隨黨國先進，參與反共中興大業，深自慶幸。尤有值得回味，永難忘懷者，當北伐之際，革命氣勢如火如荼，士氣高昂，紀律嚴明，所經之處，秋毫無犯，軍民合作無間，無不夾道歡迎。作戰時，無不冒險犯難，視死如歸，一往無前，以十餘萬之革命軍，擊敗百萬衆軍閥部隊。中經內外阻撓，困難重重，仍能不出三年歲月，統一全國，可稱奇蹟，實全賴蔣公指揮若定，料敵如神，有以致之也。